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Jean-Christophe Rufin

SEPT HISTOIRES QUI REVIENNENT DE LOIN

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

[法国]让·克利斯多夫·吕芬 著 胡逸佳 译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ean-Christophe Rufin

SEPT HISTOIRES QUI REVIENNENT DE LOIN

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

[法国]让·克利斯多夫·吕芬 著 胡逸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3751

SEPT HISTOIRES QUI REVIENNENT DE LOIN

by Jean-Christophe Rufin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 / (法) 让-克利斯多夫·吕芬著; 胡逸佳译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短经典)
ISBN 978-7-02-012860-0

I. ①七… II. ①让… ②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0449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
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家炜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80 千字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3.75
插 页 2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860-0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目 录

001	法语爱好者
021	海难者
041	德尔皮耶罗营地
057	守夜
067	洛伦索马奎斯的婚约
077	衣橱
093	生命列车

法语爱好者

“保罗先生！224号房……她把东西全砸了！”保洁员维吉妮跑下楼，找到正在办公室的经理，向他汇报。早上，经理一来到办公室就关上门，打开了电视机。这天，一频道正在转播戈尔巴乔夫^①的美国之行。电视里正在直播苏联解体，这是现在的头号大事。

“全砸了，在哪儿？”他嘟哝着。

“在她的房间里，天哪！她把所有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，床，沙发，桌子，所有一切。”

“放回去就是了。”

“不，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她个子虽不大，力气却大得吓人。她把床单撕成了条，还把大理石桌板给砸了。整个房间里连一块完整的镜子都没有。这简直是场大屠杀。”

“她就一个人吗？”

“有位大使馆的女士和她在一起。可她没有一丁点儿冷静下来的迹象。”

^① 米哈伊尔·谢尔盖耶维奇·戈尔巴乔夫（1931—）：前苏共中央总书记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、苏联总统。

大使馆！苏联大使馆。保罗先生抬起头来。这是目前政治事件的后果之一：苏联游客得到大使馆的允许，突然造访此地。

“她一边砸东西，一边不停地说话。可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。”

“大使馆的人没有给您翻译吗？”

“她？她能吐出三个法语单词就不错了。德语是她懂的唯一一门外语。”

“德语？”保罗重复着这个词，直起身子来。维吉妮应允着，强忍住不笑。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一听到“德语”，保罗先生的兴趣就上来了。他起身扯了扯背心，关上了电视机。好戏即将登场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他说道。

因为工作原因，保罗先生必须用到各种外语。而在他会的所有外语中，德语是他的最爱。他的母亲是阿尔萨斯人，从小就教他学习德语。

保罗先生与保洁员一同进了电梯，他的脸色凝重而专注，就像拳击手正在赶赴拳击场。五楼还没到，他们就听到了吼叫声。保罗先生忽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。砸东西也就算了，但在四星级标准的酒店里，这等吵闹却是让人无法忍受的：这四星来之不易，酒店地处黄金地段，距香榭丽舍大街仅两步之遥，住客都是高端客户。

走廊里有两扇门打开着，几个被吵醒的住客穿着睡衣，正在抗议闹声吵得他们不得不下床。保罗先生殷勤却含糊不清地向他们解释原因。他走到 224 号房门前敲了敲门。一个金发女人立刻过来为他开了门。她的妆容将苏联那无从模仿的低下品位表现得淋漓尽

致，盘起的发髻来自六十年代的《每日法国》时尚版。她的表情蛮横无理，又惊慌失措，同样的表情常常出现在国家代表团随行的政治领导人脸上。她让经理进了门，狭小的门口挂着棕色绒布，作为门厅。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：威尼斯镜子已成了碎片。一阵阵呜咽声从通往卧室的隔门后传来。

“我，法国，我时间不长，”外交官含混不清地说着，“以前维也纳。奥地利。您懂德语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夫人，”保罗先生用流畅的德语答道，“您说吧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谁，这番吵闹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她握着经理的手，兴奋地说道。

她粗胖的手指上带着廉价戒指，指甲油零零星星地剥落了。保罗先生赶紧抽回了手。

“是这样的，经理。这位是吉尔吉斯斯坦政要的女儿。您知道吉尔吉斯斯坦在哪里；对吧？中亚，靠近喜马拉雅山。”

俄罗斯女人发“h”音用足了力气，模仿着高峰上的刺骨寒风而不自知。

“或者说在苏联南部。蒙古人住在那里。”她简单做了个在眼睛上拉出蒙古褶的动作，但考虑到好不容易化好的妆，还是忍住了。

“冬天太……太太太冷了，但国家很富有：羊群，矿产，小麦……”

她神秘兮兮地笑了笑，探过头来低声说：

“这位女士的父亲是吉尔吉斯共产党秘书长。大户人家。部落首长。您明白吧？”

“那她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梦想！”俄罗斯女人大声喊道，语气忽然变得夸张起来，“是梦想，经理！一直以来，女士都梦想着来法国。”

紧接着，她的声音又变得低沉起来：

“今天之前，不可能。她被看得死死的。您明白吗？”

克格勃^①特工谨小慎微，比起逐渐占领苏联的自由之风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她不敢说得太多。

“在政治透明^②的新政之下，女士向她的父亲请示，由她的父亲再请示上级。”

她凑近保罗先生呼了口气，口中有一股薄荷味：

“戈尔巴乔夫本人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经理边说边挪开身子，“但这没法解释她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砸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房门猛地打开了。女人一言不发地盯着不速之客，让人感到悚然。她的装束和表情让人觉得她刚从飓风中死里逃生。她看上去三十来岁，不过具体年龄很难确定。她的脸型大而平，面色苍白，就像愤怒的观众把最肮脏的材料都扔在了这块幕布上。唇膏碎了，睫毛膏化了，再加上抓痕，活像一场滑稽戏。她的脸上流露出深深的悲伤，但让保罗先生更头疼的，是房间里被毁的情形。不过，女人没有给他时间去仔细查看房间状况。她走到保罗先生面前，用沾血的手指对着他的黄色领带，按下一个大大的指印。保罗

① 克格勃：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，前苏联的情报机构。

② 政治透明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，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，大力提倡公开透明。

先生本想往后退，却被年轻女人蛮横又响亮的声音钉在了原地。

女人对保罗先生说了很长一通话。可她的长篇大论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经理懂得多国语言，甚至对俄语都非常熟悉，但他辨认不出任何一个词根或词尾，甚至是从东方语言中流传过来的表示灾祸的法语单词，比如灾难、梦魇……尽管如此，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起话来却不乏表现力。她的声音时而悦耳，时而夸张，仿佛开始描述起羊群遍野的大草原来。最后，她轻轻嘀咕了一声，几乎有些温柔了。保罗先生被这哀婉的咒语触动了，他眨了眨眼，抬起头来，开始露出了微笑。女人也冲他笑了笑，在这寻常不过的一声笑声中，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解。经理很高兴，他一到这里就解决了问题，这让他自豪不已。

然而，这位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转向了大使馆代表，用另一种语言说了些什么。这一次，保罗先生虽不明白意思，却听出了这是俄语。

“女士说，您理解了她。她非常非常高兴。”

“我理解她……好吧。其实我只是在认真地听，另外……”

年轻人听到保罗先生的话，蹙起了眉不再微笑。她又和外交官说了些什么，语气任性得像小孩子。

“她不高兴了。她希望您跟她说法语。只说法语。她甚至说：最好的法语。”

经理被这句话刺了一下：

“我说的虽然不是什么‘最好的’法语，但的确的确是法语。女士，我觉得我说的法语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这一刻，他意识到吉尔吉斯斯坦女人正看着自己，脸上写着急

切等待的表情。

“欢迎您来法国，”保罗先生尽可能把每个字母都念得清晰易辨，“我们没必要让您生气。有什么需要为您效劳的，您尽管说。”

可怜的姑娘听到这句话，一点领会的迹象都没有。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集中注意力，但显然一个字都没有听懂。她沉默了许久，终于松了口气，又开始呜咽起来。

保罗先生没好气地质问俄罗斯女人：

“好了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个人刚才跟我说的究竟是哪国语言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？”

“没错。这不是俄语。”

“这我猜到了。她跟您说的是俄语。但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她用了另一种土语。是哪一种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也许是吉尔吉斯语？这些人，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语言……”

“我想不是。他们说的是土耳其语的一种。我有几个莫斯科大学的同学是吉尔吉斯人。而且她跟她父亲打电话时说的才是真正的吉尔吉斯语，和她刚才说的很不一样。”

“那她在说什么呢？为什么给我撂下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？”

俄罗斯女人垂下了眼睛。她显然比保罗先生先知道了些什么：

“她说她讲的是法语。”

“法语！她跟我说话时用的是法语？”

“您别担心。您不是第一个听不懂她说法语的人。自从她来到

巴黎，没碰到过一个人能听懂她的话。正因为这样，她才非常生气。今天早上，她按铃呼叫了客房服务。服务生来了，可他们没法交流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在火药里点火。”

可怜的姑娘坐在翻倒的沙发扶手上，轻声地哭着。三位主角都静静地待在一片家具的废墟之中，一言不发。候在门外的保洁员见里面没有什么动静，便探进头来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她的上司。保罗先生站起身来，一下子扶起了两把椅子，请俄罗斯女人坐下，自己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。

“我得把这个秘密弄清楚。请您把我的问题翻译成俄语，告诉这位姑娘，并把她的回答翻译成德语告诉我。”

“我得先和大使通话……”

“这个之后再说。现在，请先按照我说的做。”

俄罗斯女人捣了捣头顶上的大发髻，做出苏联下属那副既顺从又不满的样子来。

“首先，请问她是在哪里学的法语，是谁教她的。”

姑娘听到问题的翻译，从沙发上挺起身子，跷起了二郎腿，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。她抓起一条拖在地上的毛巾。她一边擦脸，一边开始说俄语，语气平静而忧郁。每说五句话，翻译便让她停下，为她翻译。她诉说着自己的故事，不再需要别人提问。

她首先讲述了自己的童年。她是独女。她的父亲是个顽固而又暴力的人，经常毫不犹豫地把人送进监狱，甚至直接除掉。因为这些话关系到高级官员，俄罗斯女人翻译起来有点为难，但不管怎样，她还是翻了出来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这个独裁又残忍的首长可谓人见人怕。他的妻子年轻时就去世了。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让这个

暴君缴械投降，就是他的宝贝女儿。为了庆祝女儿满七岁，他送了她一匹蒙古小马驹。亚洲中部的炎炎夏日里，在小麦成熟的季节，他们在无垠的金色麦田中一起驰骋。冬日里，一匹纯白色的小马拖着她的雪橇。她父亲踏上雪橇，扶着把手站在她身后；她则裹得严严实实，嬉笑着发号施令。

首长对女儿很不放心，除了几个被严格监视的仆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无权接近她。宫殿里，朝向门厅的整整一座裙楼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。她的父亲把整个苏联甚至邻国的玩具都弄来了这里。她是在古巴娃娃和越南草编堆里长大的。首长害怕的是女儿觉得无聊。

她叫库敏。库敏很早就明白自己有一样威力十足的武器。她只要叹口气，露出茫然的眼神，或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打哈欠，父亲就会担心她说“无聊”，对她所有的任性之举都缴械投降。

库敏读过很多书。她的父亲给了她一位法国作家的整套作品，这套书坏不到哪里去，因为作者是俄罗斯裔。塞居尔伯爵夫人^①（娘家姓氏为罗斯托普钦）占据了小女孩的每个夜晚。《善良小魔鬼》《杜拉金将军》的译本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——法国。从此她渴望了解这个世界，甚于一切。为了满足她对法国的热情，她的父亲又找来了其他书。巴尔扎克、大仲马、乔治·桑，一次又一次点燃了库敏对法国的热情。但父女两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发展方向：青春期的女儿终会提出要去法国，而父亲不得不拒绝。

① 塞居尔伯爵夫人（1799—1874），法国儿童文学作家。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，祖系来自金帐汗国，父亲是费奥多·罗斯托普钦中将。

在勃列日涅夫^①统治下的苏联，所有问题都用保守主义解决。一个苏联成员国的首长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女儿送去西方国家。库敏明白这一点。她把奢望转换成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。如果去不了法国，至少她想学习法语。她的父亲松了口气，答应了她的要求。可事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不管在首府还是在草原的其他地方，都找不到法语老师。首长派了密使前往各个邻国，远至莫斯科，只为能找到一个珍稀动物，可还是没能成功。有一天，库敏的父亲正准备放弃，却得知监狱里蹲着一个会说法语的家伙。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。这个囚犯是个怪人。他自称四十多岁，名叫安德烈，但他没有任何文件能证实他的话。他身材矮小，有点秃顶，不管是气质还是样貌，都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他靠在椅背上，表情像个爱赌气的孩子。但一开口，他的魅力就征服了对方，抓住了对方的注意力。他的俄语很流利，但又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口音。这种口音让他倍显优雅，并为他所言不多的话语平添了一份智慧。这位安德烈向首长解释道，他随父，是南斯拉夫人，父母在战后逃到苏联避难，他在托木斯克长大。他年轻时参加了学生政治活动，被驱逐出境，在六十年代末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个村里，又从那里逃了出来。有官员提出当时早已不往西伯利亚流放人犯，矮个子只是看着夹在指间的烟蒂微微一笑，首长就深信他很了解当时的情况，甚至比自己了解得更

① 列昂尼德·伊里奇·勃列日涅夫（1906—1982），苏联共中央总书记，推行有限主权论，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。其执政后期，经济改革趋于保守。

深远。

说实话，他什么都不在乎。唯一重要的是，他能不能教他的女儿学法语，能还是不能。

“首长先生，法语是我的母语。我的母亲是克里希拉加尔纳^①一位共产党员的女儿，她的父亲娶了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女兵。他们去了萨格勒布定居，我的母亲正是在那里出生的。她十八岁时，跟来自南斯拉夫北部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，战后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他们来到了苏联，等等。但请您告诉我：法语，您会教吗？”

“我？这简直就是叫米开朗琪罗来给您的厨房上新漆。我用法语写诗，用法语做梦，用法语唱歌，如果您想听……”

他挪到了椅子前端，挺起胸膛。首长想他正准备开始唱《马赛曲》之类的。

“请您闭嘴！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。您到底会不会教法语？”

“会。您想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不是我要学，是我的女儿，”首长垂下眼睛承认道。

矮个子戏谑地一笑，首长本该引起警觉，但现在后悔已晚。第二天，他被引见了库敏。

首先，他的基本要求必须得到满足。他住在侍从楼里，但有一间独立的房间。他要求提供“欧式”服装。首长便把参加主席团会议时穿的衣服按他的意思作了裁剪。

^① 克里希拉加尔纳：即克里希，巴黎的一个市镇。

库敏第一次见到安德烈的时候，他沐了浴，洒了香水，精心做了发型，优雅而潇洒地穿着西装。同样的西装，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把纽扣扣到最高。库敏毫不怀疑他是法国人。第一次谈话时，库敏的父亲也在场，安德烈显得极度认真，甚至有些专横。他一上来就制定了很多严厉的规定。他解释说，要学习法语，必须遵循不同的阶段，不能试图走得太快。杂乱无章的学习是最要不得的。他要求学生只能使用（他坚持这一点）他在每堂课上发的资料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会提供些法语书和报纸。在此之前，她不得以任何借口自行找资料。首长一直认为法国人全无优点，既矫情又好色，但他得承认眼前的这个法国人是靠谱的。他保证会严加注意，除了老师提供的资料，绝不让女儿接触其他外文出版物。

“我坚持认为对话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‘我的名字叫安德烈。’”

这是库敏第一次听到法语单词。她激动不已。

“我叫库敏，”她小心翼翼地念着，就像赤着脚走在一条铺满尖利石子的小路上。

安德烈让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十来遍，直到她的发音完全正确。他总结说她进步得很快。年轻姑娘幸福地哭了整整一夜。

尽管库敏的父亲觉得不太喜欢这个外来人，但他给他的女儿带来了欢乐，他感激不尽。安德烈提出的要求，他都殷勤地一一应允。一开始，这些要求集中在教学问题上。他有权免受任何审查，与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联系，让书店把西方的教学资料寄给他。匈牙利隶属苏联集团，受着严格的监控。首长觉得可以满足这个要求。后来，安德烈又弄来了一台非常稀有的复印机。他用复印机来

准备摘录书籍和报刊节选的小册子，作为授课材料。这些书籍和报刊都被他锁了起来。

随着库敏日益进步，她的老师显得更自信也更任性了。他要求与库敏住得更近。于是，他被安排到裙楼尽头的房间里，与库敏同在一个楼层。窗户面朝积雪的山峰，这景色只有首府南部才能看到。

春天来了，他们开始学习关于大自然和相关词汇的内容。安德烈要了一辆车，他敞开着车窗，一边开车一边抽烟。他看上去令人厌烦不已，两眼发光，金黄色的烟嘴上永远点着香烟，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。

差不多在这个时候，库敏把自己交给了他。事实上，她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准备。她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毫无保留的地步。她口中的“法语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，而是一种自由，一种优雅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她渴望全身心投入的文化。以同样的姿态将自己完全打开在一个男人和他所代表的文化面前，她无法想象生命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萌芽。

就这样，三年过去了，这段时间里充满了爱情和学习。库敏能够流利地说法语了。她从未放弃梦想，但后来她的想法更实际，也更像方案。她把秘密告诉了安德烈。也许她能说服父亲让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，比如借着官方访问的契机，一到那里他们就不辞而别。库敏从八岁起就借着收集金币，建了一个小金库。她把这笔钱藏在一个雪松木的小箱子里。一天夜里，她给安德烈看了这个箱子。看到他两眼放光，她感到很幸福。

“你觉得这些钱够不够在巴黎买一间公寓？”